

我成了绿茶婊的小后妈

我是楚帆的白月光。

此刻坐在我面前的，是楚帆的未婚妻周菁菁，某珠宝集团董事长的女儿，她看着我，如临大敌。

我淡定的和她碰杯：「什么是白月光？那不过是年轻时在小池塘待久了，没见过更好的，周小姐才是更好的。」

周菁菁笑得一脸放心，额头上就差没刻上「上道」两个字。

我心里想：傻瓜，再过几天，你就得叫我【妈】了！

=====

##第 1 章我是个重生者##

我是个重生者。

前世，我死在楚帆和周菁菁的婚礼上，那时的我可不是什么白月光，最多是衣服上一粒吃剩下的白米饭。

我被人绑着锁在酒店男厕所，嘴巴到后脑勺缠着宽胶布，周围是狞笑着的龌龊的男人。

我听见宴会厅钢琴弹奏的《婚礼进行曲》；听见楚帆与周菁菁宣读结婚誓言；听见我的脑袋撞在墙上发出咚咚的声音……

后来，周菁菁穿着红色旗袍，踩着高跟鞋，走进男厕所，扼住我的脖子：

「宋南墙，你真以为楚帆爱你？你信不信，我就算弄死你，他一个屁也不敢放！」

我信。

否则，我爸妈不会无缘无故丢了工作，我弟不会瘸条腿，我冲到他们婚礼上，就是想问楚帆要个说法。

我信。

因为我连楚帆最后一眼都没看到，因为我真的死了，死状无比难看！

我重生在高二下学期的一个周末。

那天，楚帆跑来给我说分手，说他喜欢上其他人，我脑子抽了，割腕自杀。

再醒来，病床上那个本该 18 岁的我换成 25 岁的芯。

我爸站在墙角唉声叹气；我妈拉着我的手使劲哭，「闺女，你怎么这么傻」；我弟靠在我妈旁边，哭得一抽一抽的……

楚帆站在床头，红着眼睛看着我，眼睛里是愧疚。（那时年轻，脑子里还有是非对错，不像长大了，只有利益。）

「爸，妈，对不起，吓到你们了。」我分外冷静。「我想给爸的剃胡刀换个新刀片，不小心割到了手。」

「胡说！」我妈哭得更厉害，颤抖着拿出我写的遗书。

我记得那封遗书，每个字都是我对楚帆的爱，幼稚得可笑。那天，我的手在输血，浑身没什么力气，但我坚持把遗书撕了。

说那只是写着玩的，与楚帆半毛钱关系也没。

楚帆感激的看着我。

为什么感激？因为我昏迷的时候，我爸妈对他又打又骂，还吓他，说我要没了，要拉着他陪葬。

现在我没死，还把他从这件事中撇清了。

第二天，楚帆到医院看我，我趁周围没人，给他说「以后都不用来了，已经分了」。

我祝他和周菁菁白头偕老。

他说我在讽刺他。

确实是讽刺。

门不当户不对，周菁菁是标准的名媛，她们家别说在 S 市，就算放在全国，也是绝对的豪门。

他楚帆除了一副好皮囊，也就校篮球队主力这点拿得出手了！

父母是某制造企业的流水线工人，一个班组长，一个普通工，家境连我家都不如。

当时，全省中学篮球联赛，我们学校和周菁菁她们学校比赛，周菁菁看上了楚帆，比赛后就表白了。

楚帆思考了 2 个小时，确切的说是，花了 2 个小时打听了周菁菁身份，然后就答应了。

我这个正牌女友，是第二天才知道的，他说他接受了其他人。

##第 2 章我成了楚帆的白月光##

男人其实挺犯贱。

分手是他提的，我只是被动的答应，可能是醒来后，分得过于干脆，很不符合他的预期，他居然还惦记上我了！

周末和周菁菁谈朋友，逛公园逛商场看电影参加 party，平时跑来撩我。

早上跑去我家楼下，要和我一起上学，给我带豆浆包子；放学非要送我回家；课后装模作样借我笔记……

我通通拒绝。

「南墙，我们不分了，好不好？」

「抱歉，我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。」

我永远忘不了我是怎么死的，我这辈子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报仇！

我拼了命的读书。

当前这个社会，读书是跨越阶层唯一的途径。

我从中等生冲到学霸，高考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，我选择了金融系。

大四，我申请到英国一所藤校读研究生，全额奖学金。

楚帆时不时会给我 QQ 留言，倾诉想念之情，顺便抱怨周菁菁刁蛮任性。

从此，我成了楚帆的白月光。

这次回国，纯粹为了陪男朋友参加他们的婚礼。

依然是那个酒店，我前世死掉的地方，那样狼狈，极尽侮辱。

这辈子，我挽着楚帆的「天」，周菁菁的父亲，浑身上下都是高定，在无数人羡慕和巴结的目光中走进酒店。

「南墙！」

楚帆看见我的时候，表情不要太精彩，他旁边的周菁菁同样吃惊得长大嘴巴，目光在我和她父亲之间转来转去。

「你……你怎么在这里？！」楚帆说话都不利索了。

「陪阿信见证你们的婚礼啊！」周菁菁的父亲叫周信，我故意露出周信送给我大钻戒，「以后你们就得叫我阿姨了，来，叫一声听听。」

「你什么时候勾引了我爸？」周菁菁压着嗓门，眼睛都快喷出火了，她的小拳头紧紧握着，要不是周围宾客如云，我估计她会一拳招呼上来。

「什么勾引不勾引，都是女生，别说这么难听！」我笑着，假装亲昵地掸了掸她肩上不存在的灰尘，再朝周信看一眼，「我和你父亲是互相吸引，在一起很久了。」

「没想到你和我女儿认识。」周信忽然来了句。

我挑眉：这男人，送钻戒的时候问我，想不想让楚帆和菁菁叫我「妈」，如今，装什么装？！

但是，作为懂事的女人，我不会揭发他。

我笑：「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菁菁是你女儿！这世界可真太小了！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缘分？」

「当然。」周信两个字回我，眸中似笑非笑，转头对周菁菁和楚帆说，「还不快去招呼客人？」

那两个人，一个压抑着怨恨，一个压抑着痛苦，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了。

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下冷笑，手背却倏的一暖。

低头，看见周信握着我的手，紧接着，呼吸落在我的耳廓，声音极低：

「南墙，你现在是我的女人，看我。」

我「嗯」一声，踮起脚，大大方方在他唇上亲了下。

他抿嘴，看着我，一点不嫌弃我的口红。

我看着他红了几分的嘴唇，一下就笑了。

上辈子，我眼里只有楚帆，连累了家人不说，还落了个悲惨下场。

如今……

平心而论，周信比楚帆好太多。

有钱，会保养，懂品位，知女人，更重要的是，身材超棒！

##第 3 章新婚典礼##

新郎和新娘招呼客人。

周信作为新娘的父亲，自然也要招呼客人，我陪在他身边，极尽荣宠，耳边「赞我的言语」比「祝新郎新娘百年好合」还多。

我一直在笑，也一直能感受到不远处来自新娘的嫉恨眼光。

「怎么办？你好像把新娘子的风头夺了。」周信微微倾身，笑着问我。

「是啊，怎么办？」我皱着眉，笑着把球踢回去，顺便给了个讨喜的答案，「谁叫我男人比她男人优秀呢？」

周信开怀笑，不再招呼客人，拉着我入席。

「哎，菁菁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」就我对周信的了解，他实在不像色令智昏的人，可他对我，某些方面，确实比对他女儿还好。

他没回答我这个问题，低着头给我剥了几颗煮花生米。

这是一碟临时加上的食物，来的路上，我看见路边有买煮花生的，顺口提了句「想吃」，便听见他喊了声坐在前排的秘书的名字。

婚礼有一个环节：父亲亲手把女儿交到女婿手上。

「别乱跑，狼多。」周信亲昵地捏了捏我的手，这才起身离开。

我目送他的背影，然后听见旁边楚帆的母亲冷哼一声，阴阳怪气地开口：「都可以做你爸了！你怎么想的？被我家帆帆抛弃，也不至于这样想不开吧？」

我瞟了一眼她身上的名牌衣服，那种穿什么也藏不住的土气，便不再看她，继续朝周信离开方向看。

「这话，要不待会儿你亲自问问周先生？怎么想的，找了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女人？」我笃定她不敢问。

「还不是因为年轻。」楚母眼睛里是明晃晃的奚落，「有钱人谁不喜欢找小姑娘，玩几天而已。我奉劝你，早点认清自己几斤几两，别做白日梦！」

我不反驳，只露出明晃晃的大钻戒，托着下巴。

余光中，楚母的眼睛都直了。

周菁菁手上那个都没我这个大。

周菁菁挽着周信，在《婚礼进行曲》中，款款朝舞台中间的楚帆走去。

我看着台上那三个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人：两个仇人，一个工具人。

慢条斯理开口——

「我听说，周家小姐脾气不好，遇到不顺心的，打骂是常态，严重的时候，根本不把人当人。」

「唉，这门不当，户不对，楚帆嫁到周家，恐怕……」

我的话没说完，楚母已经动怒，一巴掌「啪」在桌上。

周围好些人看过来，她满脸尴尬，忙赔笑道歉，「不好意思，激动的，激动的」，待周围人重新把目光转到台上，她这才继续，盯着我，小声而愤怒：

「什么嫁到周家？楚帆是娶媳妇！」

「宋南墙，你不要在这里妖言惑众！周菁菁可比你好太多了！至少不会眼比天高，做出傍大款的丑事！还有，你刚那话，不怕我给亲家公说？！」

我笑笑瞟她一眼。

「什么话？菁菁脾气不好吗？巧了，就是周先生说的。」

「12 岁那年，她踩死养了 3 年的猫；15 岁那年，不小心把佣人眼睛戳瞎，赔了 30 万；19 岁那年，酒后开车撞死老人，后来还是找人顶包，这才躲过牢狱之灾……」

楚母脸色更加难看，她应该做梦也没想到，周菁菁竟然有如此辉煌的过往。

当然，这些事儿不是周信告诉我的，而是上辈子，我因为吃醋专门跑去打听的。楚帆什么都知道，可他依然要娶。

对他而言，周菁菁是他通往上流社会的捷径，是人生翻牌的最好契机。

「至于娶，还是嫁……」

我慢悠悠的，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他们往后住哪儿啊？楚家吗？全世界都知道你儿子是入赘。」

周家和楚家，就经济实力而言，根本是两个世界。

周菁菁和楚帆无论结婚还是谈恋爱，主要用谁的钱，楚母一清二楚。

当年……

无论是上辈子的当年，还是这辈子的当年，楚母不光对楚帆与周菁菁谈恋爱表示大力支持，还三番五次在我爸妈面前耀武扬威。

「我家帆帆是要娶凤凰的！你家那丫头就是只山鸡。」

「帆帆要瞎了眼，才会和你家闺女在一起！我反正是反对的，她进不了我们楚家！」

「考上清北了不起啊？出国了不起啊？花了你们两个老东西不少钱吧？出来后还不是给人打工？！」

「我家帆帆就不同了，一旦和菁菁结婚，就是周氏的乘龙快婿！以后整个周氏都是他的！」……

我呛楚母，不过是为了给我爸妈出口气。

##第 4 章爽就行了##

舞台上，两个同样挺拔的男人。

一个 20 出头，一个年逾 40。

年逾 40 那个，身材完全不输年轻人，气质更是遥遥领先。

这个男人，我曾经问他：

「怎么做到的？好多人不到 30 已经大腹便便。」

他捏着我的下巴：

「连身体都把控不了的人，怎么把控人生？……嗯，还有你。」

想起他当时轻挑的语气，我忍不住想笑，然后就看见他从舞台上走下来，坐到我旁边。

「傻笑什么？在台上就看见你笑得像个傻狍子。」他一边问一边给我剥花生米。

「你才像个傻狍子！我明明在得意。」说话间，我朝楚母看一眼，再靠近周信，「我眼光比你女儿好多了！」

楚母自从看见我，脸色就没好过，此刻更是便秘一样。

周信仿佛没看见我的小动作，只宠溺的笑。

「淘气！」

淘气？什么是淘气？

成年人的淘气怎么可能就几句话？我很快用实际行动给他重新诠释了一番。

当司仪在台上问，「新郎愿意娶新娘吗」，我微微叹息，抬手，指腹在眼睑下方掠过，仿佛在擦眼泪。

台上某人果然迟疑了，我现在是他白月光，他看着我的方向。

「怎么了？」周信一手揽住我的腰，靠近几分，主权味十足。

「没什么。」我清楚周信的底线，他愿意宠着我，不代表他会纵着我毁掉这场婚礼，我摊开手指，露出准备好的一根睫毛，「刚眼睫毛掉进去了，已经弄出来了。」

周信用揽过我腰的手，顺势捉住我的手。

台上，司仪第二次问「新郎愿意娶新娘吗」，楚帆这才忙着回答「愿意，愿意」，司仪调侃了几句，把尴尬掩过。

周菁菁的眼神像刀子一样，时不时向我射来。

楚母也不看台上了，只狠狠地盯着我，生怕我再出什么幺蛾子。

我能出什么幺蛾子呢？

最多也就是在楚帆和周菁菁往香槟塔倒酒的时候，侧身，吻住周信的唇！

目光所及——

楚母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

周菁菁失态程度比楚帆还大，直接一个踉跄，楚帆没扶住她，只听一声脆响，紧接着稀里哗啦一片……

香槟塔整个毁了。

司仪一声叠一声的「碎碎平安」，偷偷看我和周信。

我心下得意，同时也做好心理准备，周信该推开我了，顺便给我个警告的眼神。

可我没想到，他扶在我腰上的手非但没有松开，反而更紧了几分。

他回应了我的吻！

我，我，我……

我再没多余的精力关注其他人，其他事，眼前只有周信的脸，只感觉无数眼光在我身上扫过。

如芒在背，不过如此。

婚礼的风头彻底被我抢了。

周信吻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松开。

冰凉的眼神，眸中全是不悦，我触到他底线了。

「现在满意了？嗯？」凉薄的声线。

刚才吻得起劲的明明是他，我只贴了下，不过，和有权有势的人，你没法讲道理。

我很清楚，他下句话必定是「滚」，于是，我在他再次开口之前，拿起小坤包：「抱歉，我先告辞了。」

起身的瞬间，他一把捏住我的手腕，大力一拽——

我脚踝一痛，跌到他怀里。

「想逃？」他的声音在我头顶，低沉的，内有雷霆万钧，「把菁菁的婚礼毁了，就想逃？」

我不知怎么回，就听他继续：「给我乖乖坐着。」

也好，只要他不赶我走，只要留在他身边，报复的机会就多。

我忍着脚踝处钻心的痛，重新坐在他旁边。

楚母则一改便秘的表情，得意的看着我。

我现在是折了爪子的猫，没法挠人，只能闷闷不乐，生生受着。

「哼。」

楚母冷笑，正待开口——

周信矜贵地朝楚母看一眼：「我这个未婚妻有些淘气，怎么，亲家母有意见？」

楚母能说什么？

只能一个劲儿说「没意见」，看我的眼神再次变了。

我有了周信撑腰，从内到外容光焕发，腰板儿直了，笑容有了，看楚母时的气势完全碾压。

周信鄙视的看我一眼，我猜他心里在想：给点阳光就开染坊。

不过，不重要。

爽了就行。

##第 5 章有点甜##

仪式在尴尬中举行完毕。

周菁菁和楚帆前来敬酒，周菁菁讽刺万分的喊了声「小妈」，我极不要脸的答应了一声「哎」，顺便朝周信的方向靠了少许。

楚帆看着我，半声叫不出口。

我不在意。

端起酒杯，在周菁菁酒杯上碰了下：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菁菁才是最适合楚先生那个，祝你们举案齐眉，白头到老。」

楚帆眸光沉了又沉。

周菁菁高跟鞋在他脚上狠狠踩了一下，扭头就走，楚帆连忙跟上。

楚父楚母脸上全是担心，目光紧跟着他们，周信只看了两眼后：「菁菁被我骄纵惯了，往后请多担待。」

他说着歉意的话，可语气中半点歉意也没有。

我认识他许久，也曾旁敲侧击问过他对女婿的观感，他岂止对楚帆不满，对周菁菁更不满。

在他看来，周菁菁就应该接受他的安排，嫁给他某个朋友的儿子，实现商业上的强强联手，说白了就是商业联姻。

他的理由很充分：

第一，生在他们这种家庭，对家族利益的责任比普通家庭来得更大。

第二，如果周菁菁能力卓越，经商手段非凡也就罢了，偏偏这么多年，她读书不行，能力一般。既然能力一般，那就应该在婚姻上下功夫，嫁给个不输于他们家的，再不济，选个能力强的！

结果，楚帆有什么？

除了一张脸能看，会打个篮球，啥都没有。别说清北，就连958，211 都没考上，就一个普通的本科。

我说他这是赤裸裸地歧视成绩不好的。

他回了我一句：学历是最简单的筛选人的方法。

第三，周菁菁从小骄纵，作为人，她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，闯祸本领一流。

若嫁入豪门，真要犯了什么事儿，婆家加周家，还能护得住她；可嫁给楚帆，除了穷亲戚一大堆，根本谈不上任何助力。

第四，楚帆管不了周菁菁，婚后必定也是阴盛阳衰，婚姻怕不会长久。

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。

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现在想起来，有点甜。

婚宴散场，周信起身，我坐在椅子上没动。

「不走吗？没吃饱？」他伸出一只手，稳稳的放在半空，示意我和他一起。

「你先走吧！我再坐会儿。」我仰头看着他，一是脚踝痛得厉害，我需要没人的时候，脱下鞋看看，二是我想回家，看看爸妈和我弟，我想他们了。

他想了想，屈尊降贵地蹲到我面前，提起我的裙子，露出我的脚踝。

「怎么肿成这样？」他皱着眉，小心替我把高跟鞋脱了，「是我之前拉那一下？」

他抬头看着我，声音再柔了几分：

「怎么不说？」

也许是他眸中的心疼太过明显，那一瞬，我心里蓦的生出几分委屈：「你宝贝女儿结婚，我已经出了两次幺蛾子了，哪里敢出第三次？」

他笑。

「你也知道你在出幺蛾子啊？！」他打横抱起我，笑骂，「活该！」

「你带我去哪儿？」

「医院。」他说，「先去照个 X 光，看看有没有伤到骨头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以后遇到这种事情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知道了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那一刻，我很痛，也很想哭……

前世，如果有一个人如此对我，我就不会死那么惨了。

「周信……」

「嗯。」

「谢谢你……」

「傻瓜。」

##第 6 章回忆##

我和周信是在国外认识的。

我看见他就知道他是谁，当时的我，未曾想过做他的女朋友。

我恨周菁菁，也恨周信，能生出养出周菁菁那种目无法纪的女儿，能是什么好人？！

巧的是，他是我学长。

不光是国内那所一流大学的学长，也是我读研究生的藤校的学长，我和他的求学轨迹出奇的一致。

之后，他但凡到英国，就会约我吃饭。

几次后，我和他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，他体力好得不像话。

那天晚上，我默默承受着，心里却有报复的快感：周菁菁抢了我男朋友，我睡了她爸！

「你第一次？」周信很意外。

我这辈子确实是第一次，重生后没谈过恋爱，所有时间精力都用在學習上了。

「你放心，我不会纠缠你。」我连坐起来都困难，依然特骄傲的一边穿衣服一边说，「你当露水情缘也好，逢场作戏也罢，都无所谓。」

他靠在浴室门上，看着我，挑了挑眉，半晌来了句：「要不考虑下？我单身。」

单身？

这下轮到我意外了，总裁别闹好吗？你女儿和我一样大，你给我说你单身！

上辈子我没关注过周信，这辈子因为有交集，找过些他的资料，基本是商业方面的，他的商业理念和手段，没料到他自己爆出个感情方面的大瓜。

「我除了年龄大点，其他应该还好。」他说。

我看了看他浴巾上方的人鱼线和小腹肌，觉得他这句「应该还好」略谦虚了些，便回了句「我考虑下」。

他理所当然把我的这句「考虑下」视为「答应了」，之后跑英国的频率明显增多，说是开拓市场。

我疑心他开拓的不是市场，而是我。

因为他大部分时间和我在一起，至于市场，他丢给了我，说是给我练练手。他家珠宝的主战场在国内，国外份额极低。

我没有拒绝。

一是，我只要和他在一起，就有种报复周菁菁的感觉；二是我需要了解他们公司，周菁菁和楚帆都在他的公司；三是，他给了我久违的，像爱情的东西。

皮肤的渴望与心理的渴望一样浓烈。

直到半个月前，他做完运动，从枕头下摸出钻戒，套到我指上，说「菁菁和楚帆快举行婚礼了」，问我想不想「听他们叫我妈，应该会很有趣」？

我怔怔然看着他：他……知道？

「你该不会以为菁菁交往男朋友，我连对方的过往都不打听吧？」他问我，吻我额头。

「我第一次看见你，就知道是你。」他顿了下，「……他配不上你。」

我也知道楚帆配不上我。

我念念不忘的，不是他抛弃了我，而是，我的死。

「戴上戒指，和我一起参加婚礼？」周信的声音在我耳边，低低的蛊惑，「南墙，你会开心的。」

我答应了。

脚没什么问题。

只是韧带拉伤，软组织出血，看起来可怖罢了。

从医院出来，我要回家，他不许。

「在我家先住几天，好了再回去，否则你爸妈以为我欺负了你。」

「回国这么久，连男朋友家住何方都不知道，你这个女朋友怎么当的？一点不称职。」

「本以为回来后，每天有早安吻，晚安吻，结果连人都看不到！」

「你还没吃过我做的早餐吧？大师级别，要不要尝尝？」……

周信亲自开车，我坐在副驾，无意识的转动他给的那枚钻戒。

还，还是不还？

他看我一眼，仿佛猜到我心中所想：「戴着吧，不值钱。」

我诧异的看着他：

这么大个钻石，比周菁菁结婚那个都大，你给我说不值钱！你好歹也是霸道总裁，送个假的有意思吗？

「是真的。」他再次猜到我心中所想，「我是说钻石本身不值钱，一颗石头而已，资本让它变得仿佛贵重。」

我懒得跟他说话，转头看向窗外。

这个道理，我难道不懂？

他笑笑，右手覆上我左手手背：「南墙，有句话你听过没？易得千金宝，难得有情郎。」

我回头，朝他翻了个白眼：「周总，您该不会是隐藏的恋爱脑吧？」

他抿嘴。

目光看着前方，假装专心致志开车。

##第 7 章他不老##

我和周信的关系，我妈当天夜里就知道了。

我当时正持宠而娇，正把他压在沙发上，正居高临下，蛮横不讲理地说他在婚礼上吓到我了，明明我只是贴着他的嘴做做样子，是他主动亲的，最后他却用那么可怕的眼神凶我！

我以为他至少要道个歉，要宝贝两声，结果——

「只是做做样子？嗯？」

不愧是霸总，人在下面，声音很轻，气势却很高，挑挑眉就把不悦传递得淋漓尽致。

这个人，当时是在吃醋？

我的求生欲瞬间迸发，连忙用嘴再次贴上。

「那是在外面嘛！」我娇娇地说，「我也是有贼心没贼胆……」

柔软的唇瓣，每说一个字就碰一下。

我有许多疑惑：

比如，我到底什么时候上了这艘贼船？比如，我明明只是为了报复，为什么会在意他的感受？

扶在我腰上的手越来越紧，周信的眸光越发幽暗。

「现在呢？」他翻身。

我和他一起跌到地上，地毯很软。

「南墙……」他凑近我。

「嘟嘟！嘟嘟！」

手机在沙发上疯狂震动，伴随震动的，是设置给家人的特定铃声。

我抓起手机，看着屏幕上「妈妈」二字，心头一紧，空气中所有暧昧因子都停止了跳动。

我推开他，翻身坐起，食指贴在他的唇上。

「嘘！我妈的电话。」

某人欲求不满，几乎怨念地看着我。

我凑过去在他脸上贴了贴，他这才起身，赤脚朝卫生间走去。

我看着他的大长腿，笑了笑，接起电话，我妈的声音从听筒传来，分贝比平时高了 7 倍不止！

尖锐的。

她问我是不是和周菁菁的父亲在一起了。

是为了钱？还是报复？

周信洗手间也不去了，折返回来，再次坐到我对面，堂而皇之偷听我电话。

我妈说，无论哪一种，都不能用感情作为手段；说有钱人没良心，大多只是玩玩而已；不要想着嫁入豪门，我家高攀不起，找个普通人家就好。

我看着周信，心想，我也没想高攀他！

我妈犹豫了一下，又说，这几天先别回去了，就住外面，过几天再回去。

我一听就知道出了事，再三询问，我妈不说，我挂了电话就给我弟打过去。

我弟没好气的说，楚帆他妈刚在楼下大喊大叫，说我不要脸，傍大款，被楚帆抛弃了就去找了个老头子！还跑去大闹楚帆的婚礼！

别说一栋楼，周围几栋都听见了。

我家住的单位房，邻居们也都认识，说「看着我长大」一点不为过，也难怪我妈叫我暂时别回去，怕被人指指点点。

「我说姐，你好歹高材生，海归，人也漂亮！随随便便一挥手，追你的人至少一个排吧？多少年了，为了楚帆那个瘪三儿，至于这么想不开吗？」

我没回答他，只看着周信，不平于「老头子」三个字，半晌闷了句：「他不老。」

「啊？」我弟在那边很是诧异。

我看着周信戏谑的目光，仿佛小尾巴被人踩了，无名火顿时冒了起来：

「啊什么啊？！我说他一点不老！比楚帆那个混蛋好看 100 倍！成熟男人的魅力，你懂不懂？！不懂就去问咱妈！」

我的脸很烫，说完「啪」的挂上电话，一瘸一拐去洗手间洗了把冷水脸。

再回到客厅，周信依旧坐在地上，只换了个方向，单手摸着下巴，看着我。

似笑非笑，像个老狐狸。

##第 8 章道歉##

周菁菁和楚帆度完蜜月回来已是半个月后。

这半个月，我住在周家，脚也好得差不多了，还被周信假公济私的在公司市场部安排了个职位，说是了解国内市场。

我疑心他恋爱脑又上头了，时不时把我叫去他办公室，不是陪吃饭，就是耳提面命一番，然后递给我一块小蛋糕，笑咪咪看我吃完，再大手一挥叫我滚去工作。

我其实挺无奈的，好歹也是高材生，这样搞得好像他养在身边的观赏性动物。

听市场部同事说，周总这半个月给他们开会的次数，抵得上从前半年，还笑嘻嘻看着我，说部门绩效考核就靠我了。

「靠我做什么？你看起来像是色令智昏的人吗？」回家的路上，我问他。

「挺像的。」他如是答。

我略无语。

是的，我和他的关系不是秘密。

楚帆和周菁菁婚礼的那个晚上，楚母跑去我家楼下大闹一番后，第二天，我和周信的关系就公布于众了。

微博上有个九宫格。

我和他肩并肩进酒店的，他搂着我坐在一起的，他给我剥花生的，我吃的，他蹲在我面前看我受伤的脚的，公主抱的，以及接吻的……

按照他家品牌每年的广告投放力度，删除或者沉底几条微博根本不是难事，但他放任了。

我认真观察过那几张照片。

精修图，角度绝佳。

就连眼神都很到位，满满的柔情蜜意。某人帅得一塌糊涂。

评论区一片虐狗声。

我妈不反对了，说他和某某明星长得像，某某是她年轻时喜欢的偶像，现在也是人到中年。

实力派，身材一流。

我这才发现我妈是颜值狗。

我弟的评价是：好样的，吊打楚帆十条街！

然后偷偷告诉我，我妈现在可得意了，再遇到楚母，直接开怼：「你是不是认知有偏差，我家墙墙眼光那么好，怎么可能看上你儿子？」

如果楚母反驳，就再加一句：「你儿子就是个吃软饭的！你信不信，我叫我女婿把你儿子开除了！」

我再三叮嘱我弟，记得时刻提醒我妈，做人要低调。

周菁菁和楚帆坐在客厅，大行李箱放在旁边，佣人们站在后面伺候着，一个个噤若寒蝉。

周菁菁脸色很差，看见我就猛翻白眼。

楚帆则看见我们就站了起来，恭恭敬敬喊了声「爸」，犹豫了一下，再喊了声「宋小姐」。

周信「嗯」了一声，拉着我坐到周菁菁对面沙发上，不悦：「怎么不喊人？礼貌被狗吃了？」

「爸。」周菁菁气鼓气涨喊了句，忍了又忍，忍不住，指着我大声问周信，「她怎么在这里？！你让这个鸠占鹊巢的女人住进来了？」

「怎么说话的？」周信皱眉，两条腿优雅地交叠着。

他一只手放在沙发扶手上，另一只手稳稳放在我的腰间，眼神从周菁菁脸上扫过，再扫过一众佣人，最后落到周菁菁脸上，

轻飘飘两个字：

「道歉。」

「我不道歉！我凭什么道歉？！」周菁菁梗着脖子，「这个女人，摆明了为了报复我！我抢了她男朋友，她就跑来勾引你！」

「爸，这么多年，你什么女人没见过？怎么就栽到她手上了！」

我在听到「什么女人没见过」时，侧头，挑眉看了周信一眼。

周信脸上划过一丝不自在。

「菁菁，你和楚帆是你们的事，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别人身上扯。这是其一。」

「其二，南墙和楚帆是高中的事了吧？你不要揪着陈年旧事不放，『放不下过去，就看不见未来』，这个道理，你应该懂。」

「第三，我和南墙的事，我不希望有人干涉，更不希望阻力来自自己的女儿。你只需要记住，我喜欢她，你要做的只有祝福。」

「如果实在连祝福也做不到，至少做到『不打扰』，明白了吗？」

周菁菁不可思议地看着周信。

「爸！你变了！」她的声音蓦的尖锐，她从沙发上跳起来，「你从前不是这样的！你一直说你最爱的是我！你说过，我长大之前，你不结婚的！」

「可你已经长大。」周信被吵得头痛，揉着眉梢，「你大学毕业那天，就已经长大了，我没找，是因为没遇到合适的，况且，你现在已经结婚，也有了自己的家庭。」

他语气有几分无奈，几分疲惫。

周菁菁依然无法理解，依然大声叫着：「不，我没长大！有你在，我会长大？！我不管，你不许找其他女人！」

口口声声的「不许」，我心疼周信，也实在听不下去：「周菁菁，做人不能太自私！」

「你给我闭嘴！」周菁菁一声爆喝，「别以为和我爸睡了几天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周信最后一丝耐心终于耗尽，他朝楚帆看一眼，起身：「你带她回去，以后来之前，打个电话。」

楚帆在这个家根本没有任何地位可言，面对周信的逐客令，他依旧只能是「是」。

周菁菁「哇」的一声哭出来：

「爸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！」

「你为了这个女人，不要我了……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要我了，你现在是不是也不要我了！」

「你以前说过的，这个家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有一间我的房子！你现在要赶我走！」

.....

##第 9 章报警##

周菁菁最后留了下来。

她有自已的房间，和我并不搭嘎，我睡的是周信的房间。

只不过，家里多了两个讨厌的人，搞得人心情很不好。楚帆甚至找了个机会，和我说了两句话。

「南墙，我们多少年没见了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」

「楚先生记性不好，我们半个月前才见过，在你的婚礼上。」

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！南墙，你以前那么乖……你告诉我，你其实不想和周菁菁他爸在一起！你只是为了气我……」

他表情痛苦，我被「气」笑了。

「楚帆，我就不明白，你哪来那么大自信？你这张脸吗？还是你拼命运动才能维持住的身材？」

「周菁菁看得上你，不代表我也看得上。」

「说实话，周信比你好一万倍，他的自信是骨子里透出来，是阅历和能力累积到一定高度，从内到外的。你呢，你有什么？除了一个千金小姐的老婆，还有什么？」

「如果有一天周菁菁不要你了，你不过是个一无所有、一文不值的穷光蛋！」

「我要是你，至少不会让人一眼看出心里有其他人！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，得好好抓住才行，不是吗？」

我说完就走。

「那周信呢？」楚帆在我身后大声，言语同样讽刺，「也是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？」

我停下脚步，低着头笑了笑。

「也许，是爱情……」

上辈子求而不得的东西，这辈子，其他人给了我。

我忽然很想看见周信，脚步轻快起来。

周菁菁站在转角处，我不知她站了多久，听了多少，她小声的，咬牙切齿的：「宋南墙，我赌你不会有好下场！我爸最在意的人只会是我，只能是我！」

我觉得她这辈子对我的恨比上辈子还多。

第二天早上，周信一贯早起，我赖床。

他要晨跑，也喜欢纵着我多睡一会儿，晨跑回来，才叫我起床。

到吃饭时，周菁菁和楚帆起床下楼。

佣人端着四份三明治，四杯牛奶，放在我们四人面前。

「咦，这三明治谁做的？鸡蛋都糊了！金姨，你是在打发叫花子吗？这东西也好意思往桌子上放？！」

周菁菁肉眼可见的嫌弃，把盘子往前面一推，瞪着做饭的佣人。

金姨张了张嘴，没来得及解释，就听周信四平八稳地说：「给她重新做一份。」

金姨「是」了一声，正要端走周菁菁的三明治——

「把她那份给我，别浪费了。」我说。

金姨再「是」了一声，把三明治摆到我面前。

周菁菁连同看我的眼神，一起嫌弃。

我懒得理她，喝一口牛奶，低头吃某人口中「大师级别」的三明治。

虽然煎鸡蛋有点糊，吐司烤得干巴巴，但肉松挺多，生菜挺新鲜，火腿厚薄均匀，还特意夹了两片我最爱的奶酪！

吃完一个，其实已经很饱了。

我再把第二个吃了一半，实在吃不下，就放在盘子里。

这时，周信伸手，一点不嫌弃的拿起我吃剩的三明治，三两口吃完。

我看着他笑，心里满满的是不分彼此，就听「吱嘎」一声，周菁菁惊得站了起来，炸雷般的声音响起：

「爸，你怎么能吃她吃剩的东西？」

「吃剩怎么了？」周信优雅的擦嘴，「你刚没听南墙说吗？别浪费了。」

周菁菁无法理解，摇着头，踱着步后退，难以置信：

「爸，你变了！咱们是上流社会，怎么能做出这么不体面的事情！你自从和这个女人在一起，变得穷酸了！你居然吃别人吃剩的东西！」

「南墙不是别人。」周信把纸巾往桌上一放，抬头朝周菁菁看一眼，声音依旧不疾不徐，「吃好了的话，就去上班吧！」

「不！」周菁菁大叫一声，她盯着我，恶狠狠的目光像狼一样，「我房间里掉东西了！肯定是这个女人偷的！」

周信没说话。

周菁菁一个箭步，冲到客厅，扒拉开我的包，从里面拎出个纱袋，里面叮叮当当，闪着耀眼的光。

一口袋的裸钻。

「宋南墙！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」周菁菁「砰」的一声，双手撑在餐桌上，以绝对胁迫的姿势盯着我，「你勾引我爸，就是为了我家的钱！」

她摇着那一袋子钻石，既得意又嚣张，大喝：「现在人赃并获，楚帆，报警！」

##第 10 章女人的战场##

我惊了。

这不叫人赃并获，这叫显而易见的栽赃嫁祸！

那个包，从昨天回家到现在，一直放在那里，别墅里所有人都有作案机会。她真当警察局她开的？！

楚帆犹豫了一瞬，掏出电话，开始按键。

很多年前，他在我和周菁菁之间选择了周菁菁，如今，他依然选择周菁菁。

我笑一声，正准备抽丝剥茧，自证清白。

就听周信开口了，他喊一声管家的名字，看一眼腕表，三个字：

「5 分钟。」

我不知道 5 分钟什么意思，却见佣人们一个比一个紧张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人偷偷跑出去。

真的是不到 5 分钟的时间，一个女佣人跑进来，「噗通」一声跪下。

「先生，求求您，饶了我这一次……」

周信挥了挥手，一个字也不愿意再听，示意其他人把她拉出去，然后看了周菁菁一眼：

「这种事情，如果有下次，拖出去的就是你。」

周菁菁脸色白了白。

我很疑惑，就我这段时间的观察，周信对周菁菁，也不算没有底限的一味纵容，怎么就养成那种性格？

嚣张跋扈到连杀人都敢！

后来我问周信，5 分钟是什么意思？

他说，5 分钟，要不凶手自己滚出来，要不所有人一起滚。

「那个女人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」那个听从周菁菁指挥，栽赃陷害我的。

周信古怪的看了我一眼：「能怎么处理？辞退啊！」

我不大相信，就当时佣人们的反应，根本不是辞退那么简单的事。

周信笑着再补充：

「你当我是暴君，把人打一顿？」

「法制社会，我这个做老板的，除了辞退，还真没其他办法。」

「只不过在我们家，如果能干到退休，有一笔不菲的养老金……」

我和周菁菁的战火，从家里一直烧到公司。

她看我哪里都不顺眼，天天找茬，她在品牌部，我在市场部，两个部门被她搅得鸡犬不宁。

公司上上下下看来，这是一场权力之争，总裁的未来夫人和前任女儿之间的争夺。

高层们陆续站队，有的站我，有的站周菁菁。

站周菁菁的，我能猜到他们怎么想，从未来夫人到夫人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，能不能上位两说，而女儿，永远是女儿。

站我的，则多是共事过的，特别是市场部。

我其实不喜欢这样。

任何一家公司，员工们拧成一股绳才好，所谓企业文化；一旦各占山头，就是无休止的内耗。

我不想这样，因为舍不得。

如果没有爱上周信，我应该是乐见其成的，巴不得公司倒了，垮了……周信是周菁菁的靠山，公司是她的底气。

只可惜，我爱上了，我舍不得。

这是他的心血，我舍不得。

我能退让的时候，都尽量在退，在让。

周信知道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他对我宠爱更多。

他这个夹心饼干不好做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一旦多支持我一点，周菁菁就会无理取闹得更厉害，怎么说道理都没用。

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和周菁菁隔着血海深仇。

我的所有退让，都不过是障眼法，不过是麻痹对方，不过是等着挖坑等着她跳，我要用最小的代价，把她灭了！

「别说季度考核了，等这波活动一搞，销量绝对是去年同期的300%+，年度考核妥妥的 S，唯一要防着的，就是竞争对……」

我的话没说完，周菁菁走进茶水间，我咽下剩余的话，拍了拍同事的肩，一起走了出去。

品牌部和市场部都时常会搞些活动。

我们部门以销售为目的，他们部门以品宣为目的，所以，有些活动不会知会对方。

我说的这个活动，半个月前已经提报给周信，周信很看好，我们部门也已经开始准备物料，打算趁着淡季，打得竞品措手不及。

然而，就在活动开始前第三天，竞品公司「啪啪啪」甩出海报。

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活动内核，活动节奏。

就连海报元素，都差不多一样。

##第 11 章计中计##

「怎么回事？！」

我第一次见周信发那么大火，把桌子上的文件劈头盖脸砸到市场部部长脸上。

部长除了「这件事，我会彻查」外，根本无话可说。

活动是我们部门操办的，要说方案，大会小会上过了无数次，每个人都有。物料之类的，更是做好后直接丢部门群，大家各取所需。

部门出了内鬼。

「我们部门没出过这种事。」部长说，「上一次公司机密被盗，还是 8 年前，采购部。」

我们部门，除了我，所有人都是公司三年以上的老员工。

「不是我。」我马上说。

「宋小姐，我没怀疑你。」部长说，「这段时间，你有多尽力，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，若真是你做的，才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。」

周菁菁这次学聪明了，关键时刻没有落井下石，反而一副忧虑状。

没有人怀疑她，就连我也在想，给她下的套，该不会把其他人套进来了吧？

然而，也正是她的聪明，没有过早露出马脚，导致部长毫不犹豫的

报

警

了！

他认定问题出在部门内，因为调了监控，根本没有可疑的外人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拦截竞品的活动，在他们活动达到最高潮之前，推出更优的策略。

无论是他，还是部门内其他人，都没有时间精力抓内鬼。

一轮又一轮的头脑风暴，部门骨干全部连轴转，我这个未来总裁夫人也不例外。

周信没有行使总裁特权，强制我回家睡觉，而是陪着，他会叫秘书给我们叫宵夜，也会到楼下，和我们一起开会。

周菁菁时不时也会来送个爱心餐，提醒周信早点回家休息。

第三天，部门小会时，我抱怨了一句，竞品既然用的是我们之前的方案，时间又比我们早上，那么，同级别的活动根本 hold 不住。

部长福至心灵，带着我和两个副部长，再次找了周信。

那是我算计周菁菁时，就想好的第二套方案，活动规模是第一套方案的十倍以上，花钱肯定也是十倍以上。

销售和品宣并行。

当时在部门小会上提过，只不过，那会儿两个部门干架最凶，根本不可能合作。部长们也不愿意冒险，就怕花了钱，效果没出来。

如今，那是没办法的办法。

周信考虑了好一会儿，这才叫我们完善方案，还说把精算师叫上一起，算是初步同意了。

他特别提醒：公司利益第一，部门间隙放一边。

说话间，他特地多看了我两眼，怕我和周菁菁合作受委屈，毕竟一直以来，我都以大局为重，一直在退让。

我笑笑，回了个「安心」的眼神。

警察有警察的路子，我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方法，商业机密泄漏一案很快告破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被抓的不是周菁菁，而是楚帆。

楚帆和竞品公司交换财物的证据链完完整整，30 万，在对方公司不远处的一个酒吧交易的，钱转账在楚帆的支付宝。

楚帆爽快地认下了。

他问我们部门一同事要的方案，这种公司内同事想看看方案，特别又是总裁女婿，通常不会防备。

他说，他本来想和周菁菁一起看，周菁菁不看，他又缺钱，就顺手卖了，想给周菁菁买个礼物。

这种博同情的人设，也许在舆论上有用，可在法律面前一点用也没有，在利益面前，更一点用也没有。

周菁菁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，与楚帆离婚，划清界限。

「宋南墙，你没想到吧！你的初恋情人会这样对你！为了给我买礼物，把你们部门的心血直接卖了！」

在公司的茶水间，周菁菁得意的朝我举杯。

「确实没想到。」我走过去，和她碰了下杯，「新婚不到 3 个月就闪离，有钱人的婚姻观，确实不是我等平民能理解的。」

我顿了下：

「你爸一直希望你找个门当户对的，下次睁大眼睛。如果有需要，小妈我帮你看看。我别的本事没有，选男人的本事可比你强。」

周菁菁双眼充满怒火。

我笑着离开，如果我就这么点手段，这些年的书白读了。

周菁菁和楚帆离婚的第二天，警察再次上门。

这一次，他们要调查的是多年前一起车祸，周菁菁涉嫌找人顶包，如今，顶包那人翻供了……

说是受人钱财。

##第 12 章结局##

要想灭亡，必先疯狂。

周菁菁疯了。

压垮她的不是单纯一起车祸顶包案，案子被人捅到网上；

还包括楚帆在拘留所翻供，说是受周菁菁指使，周菁菁叫他把方案给指定的人，他只是额外要了 30 万；

还包括多年前，她戳瞎的那个佣人站出来说话，说周菁菁残暴，还顺便捅出踩猫事件……

豪门之女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周菁菁在受到法律制裁之前，先接受了一拨社会性死亡，网上每天骂声不断，铺天盖地的叫她去死！

周信焦头烂额，一直在努力，请全国顶级律师，顶尖危机公关团队，试图救下周菁菁。

我看着忙碌的他，完全不知如何面对，无论是车祸顶包案的翻供，还是瞎眼佣人的爆料，甚至楚帆那边是反悔，都有我的手笔。

我怕。

怕看见他失望的眼神，怕看见不爱了，几乎是逃一般的离开了……

尾声

很多年后，在异国他乡。

我站在珠宝店橱窗前，看见了一枚硕大无比的钻戒，除了钻大，够闪够亮，设计堪称简陋。

下面写着【非卖品】。

我的眼睛忽然潮湿起来。

曾经，某个自恋的男人，在白纸上画了这么一枚，自称大师级，说等到婚礼那天，会给我戴到手上。

我错过了他。

我为了报仇，错过了他……

「妈咪，你怎么了？」旁边的小男孩扯了扯我的袖子。

我看着缩小版的周信，蹲下身。

终于泪如雨下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